

梓潼謝无量著

駢文指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七年十一月發行
民國廿九年七月三版



駢文指南 (全一冊)

◎

實價國幣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梓潼謝无量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駢文指南序

駢文亦美文之一種始於六朝盛於唐而衰於宋沿及元明降而益陋清初一振乾嘉兩朝號稱復古自是以後極盛難繼漸凌遲矣無量謝君唏儷體之中絕悼後學之無聞爲輯此編溯其源流分其體格綜論其興替變遷之大概比劉氏雕龍之豐贍而泛詞務去等陳氏金箴之切要而畧語加詳名曰指南符其實矣近者公府文移私家著述間用偶辭而東施效顰壽陵學步強顏自喜僞體貽譏得此書而研究之流弊或可免乎

民國七年十月吳興皞皞子序

駢文指南目次

第一章 駢文通論

第一節 駢文之淵源

第二節 駢文研究法

第二章 駢文體格及變遷論

第一節 齊梁以前之駢文

第二節 永明體

第三節 徐庾體

第四節 唐駢文

第五節 宋四六

第六節 元明四六之不振及清代諸家畧論

駢文指南

梓潼謝无量編

第一章 駢文通論

第一節 駢文之淵源

中國字皆單音。其美文之至者。莫不準音。署字。修短相均。故駢文律詩。實世界美文所不能逮。蓋雖有閎文麗藻。音調則前後參差。隸事則上下不切。此未足爲美也。駢文鋪敘議論。語累千萬。比對精深。體裁綺密。句中自協宮商。境界視律詩尤廣。今特專以一編論之。

說文訓文爲錯畫。釋名曰。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故古之爲文。皆主於華美。奇偶兼行。剛柔迭用。而並稱曰文。晉宋以來。始有文筆之分。蓋以整麗者爲文。單行者爲筆。或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唐時又別立古文之目。謂六朝之文爲駢文。此後文家相承。有駢有散。如涇渭之不可踰矣。晚

清文士。又有欲會駢散以爲文者。李申耆於駢體文鈔序中。嘗發其意。其辭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變遷。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於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沈隄。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李氏之說如此。雖然。溯文章之源。固不當有。

駢散之分。及駢散之分。既定。則散文遠。不如駢文之美。凡爲散文者。或輕駢文。爲駢文者。或輕散文。此坐不知美文與實用文之殊耳。故今惟敍駢文。示美文之軌則焉。

文心雕龍。敍麗辭之祖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彥和之稱麗辭。遠引書易。而書則濫及僞孔。故當易繫。是麗辭之宗也。至於雕龍原道篇。則敍天地之文。而終之以文言。其辭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清阮元有文言說曰。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

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阮元之說。蓋推行遠之旨。以闡文言用韻之義。合以彥和所稱文言麗辭。則文言具備美文之特質。有二。一卽多用偶句。一卽多用韻。是也用韻用偶。咸爲古今美文所不能外者矣。茲錄乾文言於下。

乾文言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

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湓。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

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乾文言之用偶者。如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水溼火爆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

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坤文言亦多此例。孔子言易。用比偶錯綜之法。自名曰文。是卽千古駢文之祖也。又其聲調亦自鏗鏘。阮元文韻說曰。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卽如溼燥龍虎觀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溼。卽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於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於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蓋駢文聲律體格。至永明而大成。沈休文以此自矜。而阮元則歸其原於孔子也。文選所錄。並是美文。而子夏詩序亦在其中。蓋駢文之淵源。自孔子文言以外。當推子夏詩序也。茲亦錄之。

詩大序

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

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阮元文韻說曰。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蓋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後人指排偶之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

美文皆得謂之韻文。韻文非俚指句末之韻。亦有句中之韻。詩是句末有韻。駢文則是句中有韻。即前有浮聲。後須切響。句中須調平仄是也。阮元文韻說曰。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嘆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創獲。故於謝靈運傳論曰。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又約答陸厥書曰。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腳韻也。即如雌霓連蜺。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腳韻也。四六乃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

所選不押韻之文。本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創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於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於意匠也。總而論之。則遠溯駢文之起原。實本奇偶自然之理。而孔子文言。已見精密之體製。子夏復申論聲音相和之理。及夫騷賦之興。其中固多音韻調協之偶句。不可盡以爲暗合。揚馬之文。無比對。王褒谷永。漸近儷詞。東京崔蔡之倫。幾於非對不發。晉宋以降。至於永明之間。而後駢文之體格大成耳。徐庾嗣作。縉藻清聲。遂蔑以復加。唐宋頗有變體。清世作者。間復力追八代。此駢文淵源遷變之大略也。

第二節 駢文研究法

駢文盛於六朝之際。而論其體製。較其優劣者。以文心雕龍之書爲最備。宋以來始有四六談塵。四六話之類。而有清之初。陳其年之四六金鍼。尤爲約而有要。故於古世掇雕龍之說。近來則取金鍼之篇。庶於研究之法。可以得其門矣。

劉勰文心雕龍。讖評古今文章得失。自詩騷賦頌讚祝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讌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之屬。無不一一明其指要。較

其利病。其中雖合詩賦雜筆而言。要以近於駢文者爲多。況彥和之時。爲文競尙聲音比偶。觀雕龍之持論。則於駢文之秘奧。可以思過半矣。然自辨體以外。又通論連綴篇章。會和神理之法。亦餘二十篇。尤研究駢文者所不可不知。故今擇其最要者。節錄於下。而於辨體諸篇。則從略焉。

一、神思 文之著於外者。有體貌。存於內者。則神思是也。彥和論之曰。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

意翻空而易奇。言微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敷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二體性 彥和言文有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彥和

乃謂體貌之所以異。由於才稟性情之殊。故學文者須自慎其始習。必先攻雅製。庶能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也。

三、風骨 彥和又有風骨之篇。以爲悵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乎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末乃以氣爲風骨之本。必氣猛而後乃能風清骨峻耳。

四、通變 彥和見當時文士競尚綺靡。陳陳相因。如出一手。故以通變立論曰。夫設文之體有常。通變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